

解码文化基因 传承千年文脉

江山：以宋韵文化打造文旅融合新IP

◎ 郑玉莲



《清溪江湖夜景》：江山婺剧研究院 提供

千年古道
蕴藏着深厚的宋韵文化

“清溪水，江湖梦，帆影重重西到东；来匆匆，去匆匆，来去匆匆又相逢……”近日，在清湖古镇清溪江沿岸，山水剧场文旅大戏《清溪江湖》正在紧张排练中。

清湖古镇系浙西南水陆交通重要枢纽、浙闽赣三省边境商业要冲、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已有1600年的历史。

《清溪江湖》以南宋时期浙皖闽赣黄金商埠清湖码头为背景，以一溪两岸为生命视野，落点水中央、勾连平桥和石滩，展现江山船帮、仙霞挑夫不畏艰难、勤奋奋斗的不屈之美，彰显千年古镇和古道商业鼎盛、人文荟萃的繁荣之貌。

在地图沙盘上看，有着“浙江山脉之祖”之称的仙霞岭山脉横亘浙闽两省，绵延百余里，一头挑起浙东天台山，另一头又肩负着福建武夷山。

仙霞古道从仙霞山脉深处迤邐而来，从汉唐遗风中款款而来。据《浦城县志》记载，仙霞古道自隋唐时期便已存在。当时，江河航道逐渐开发，中原入闽路线多经运河达钱塘江，溯须江至江山，逾仙霞岭入闽……南宋时期，仙霞古道和清湖码头，更是成为“外通福建里

通京”的主要官道。

车辘辘，马萧萧，先有古道后有官隘，再有人烟。宋室南渡以来，文人骚客多漫游于沟通浙闽的仙霞古道间。许多大文豪如辛弃疾、陆游、杨万里、朱熹等纷纷踏上古道，留下2000多首壮丽诗篇，仙霞古道也由此被誉为“南宋诗词之路”。

这条北起江山县城，纵穿清湖、石门、峡口、保安、廿八都诸地的仙霞古道，将沿线各点串联成线，各路英雄豪杰在此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地脚夫商贩来来往往、好不热闹，各色人流在此落地生根、生息繁衍。

然而随着江浦公路和浙赣铁路的相继修通，仙霞古道逐渐变得人迹罕至，外来客商纷纷离境，清湖码头的繁华景象也不复再现。

宋韵风华今何在？这是历史叩问，也是时代命题，江山静心聆听宋朝惊涛回响，细心解码宋韵文化基因。

宋韵+IP

做好文旅融合发展“大文章”

《清溪江湖》序幕拉开，热闹的景象呈现在众人眼前。山歌、船歌遥相呼应，远山处，斗笠化龙，汗巾如云；天际处，归帆点点，逆流竞渡……

40分钟的演出，参演人数超过210人，演出阵容强

大。这出大戏在绚丽灯光和唯美特效的映衬下，在不同场景的交替组合中，传递江山二代承继父辈基因、勇于征服的少年之气，阐释清湖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追求幸福共同的世代之愿。

未来，《清溪江湖》将在古镇进行长期驻场演出，演出地点所在的清湖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区，建设有子项目17个，投入资金10980万元。“作为子项目之一的《清溪江湖》展现的是清湖宋韵文化、码头文化、船帮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并使之继往开来、发扬光大，这将为江山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江山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对清湖古镇来说，《清溪江湖》不仅仅是一台戏，还是一幅“共富”蓝图：挖掘宋韵文化，依托山水剧场文旅赋能，有机融合未来乡村、诗画风光带、全省城乡风貌样板区试点，以古镇文旅和新风宜业的“一古一新”，带动当地村村连片共富。

江郎山下，与其遥遥相望的是石门镇清溪村。千年清溪，千年村庄，千年故事，似水流淌。宋代文豪苏东坡曾这样形容这个古老的村庄：天辟画图星斗文章并灿，地呈灵秀山川人物同奇。清溪村内毛氏祖祠始建于宋朝，重建于清朝，古朴雅致，马头墙重重叠叠。

目前，清溪未来乡村已初具雏形。清溪商业街以挖掘宋韵文化为契机，以江山市历史遗迹考据为本，规划建设清溪书院、清溪酒肆、“就是GAO”工坊、毛氏家宴中心、非遗文创等特色店铺，打造旅游精品路线，弘扬毛氏廉洁家风，擦亮“共富”人文底色。

展开峡口镇三脚口古瓷村的沧桑画卷，起笔离不开仙霞古道。宋代瓷器追求“自然天成、不事雕琢”，触目皆是山水风光之美，赋予工匠们欣然创作的雅致。莽莽苍苍的仙霞山脉，也点燃了三口口辉煌的熊熊烈火。

在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古代陶瓷陈列馆内，专门设有三口口古瓷村的微缩沙盘模型；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有按1:1比例仿制成的三口口古瓷村龙窑。三口口古瓷村存世千年来，见证了古道兴衰，演绎了似水年华里的厚积之美。

近年来，峡口镇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理念，立足资源优势，深入研究制瓷工艺，为传统文化传承“寻根固本”。今年年初，江山市农旅投资集团争取到仙霞古道三口口至仙霞关段修复项目，推进古村落保护项目落地实施，全力做好古瓷村的“复活”文章。

茶文化贯穿中国传统历史长河中，宋代点茶，更是其中璀璨的明珠。仙霞的宋韵，还藏在茶韵之中。在仙霞岭山脉中，有一种珍贵植物——多穗石柯，其嫩叶精制后可饮用。不知是源于金戈铁马、文人墨客还是负贩之徒，总之，仙霞石柯就这样经古道流传于世。如今，在保安乡仙霞古道旁，1000余亩的多穗石柯基地沉淀千年的茶韵，尽情绽放那一抹异香。

作为仙霞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廿八都古称“道成”。宋代在乡以下设都，江山设都四十四，道成地属二十八都，此后就一直沿袭这个名称。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特别的生活环境，从四面八方云集至此的人，在廿八都留下一幢幢老宅，留下一口方言，也留下一项项非遗技艺。

眼下，在廿八都国际非遗文化博览园内，江山木偶剧场、编织非遗及江山风光沉浸馆、汉服体验馆等17个非遗主题活化展演场馆正加快建设，以“微设计、微投入、微改造”方式对原场馆硬装装修改造、数字多媒体开发，以“讲故事、卖产品”的方式，植入文创产品，进一步释放非遗魅力，扩大非遗文化影响力，提升游客体验。

丝路古镇、清溪江湖；天半江郎、福地石门；古道明珠、富美峡口；仙霞雄关、神佑保安；江南古寨、寻梦之都……仙霞古道上，古村落星罗棋布，码头之繁华，古窑之独特，石柯之甜香，非遗之鲜活，传承千年文化风华雅韵，浓缩江山古城风云沧桑。

“历史并非断裂的，而是发展的、延续的，江山在解码宋韵文化基因的同时，更注重盘活唐宋元明清历史文化资源存量，实施文旅融合IP工程，承载‘吃住行游购娱’新业态，真正打造宋韵文化‘传世’精品。”江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古镇春早》：杨益民 摄

葵花盛开 灼灼其华

——写在何炯诗词《葵花集》出版之际

◎ 竹新



图为：20世纪90年代，江东林（左，《葵花集》序言作者），何炯、徐聘珍、何清沅合照

有一位理想主义者，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虽九死其犹未悔，终身都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有一位诗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虽老仍思鼓笛歌，直至九十高龄，都未放下手中的那支笔，一生都“诗意地栖居”在诗词的天地里。

这位理想主义者和诗人其实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江山的何炯先生。出生于上世纪初的何老，大革命时期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抗战，是江山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为闽浙边浦江游击支队的成立和发展、为江山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何老担任江山中学校长，此后被错划为右派，历经坎坷，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平反。他始终坚信，无论人生经受多少磨难，生命中总有一束光，会照亮前行的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几乎穿越了整个20世纪，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世纪老人”。

何老在世95年，写诗写了70余载。综观何老70年的诗词生涯，他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与成败得失，同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诗抒怀，用诗存史，熔铸成比山还坚实的文字，凝结成比水还柔和的诗篇。何老的诗词记奋斗之足迹，歌革命之风华，咏时代之变迁，抒故土之情怀，写儿女之亲情。不论是热血沸腾，还是苦吟悲歌，不管是处于事业顶峰，还是处于人生低潮，其诗性心性始终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交融和谐的张力和气韵，诗风的万千气象，扑面而来，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极具震撼人心的审美价值，而且给后人留下了知人论世的依据和借鉴。

作为嗜诗如命的诗人，何老一生编辑辑柳，作诗万首。他晚年一直有个夙愿，就是把平生所作诗词结集出版，作为一名老党员，向组织和人民交上最后一份作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就有意出版诗集，因他一直把自己喻为一枝葵花，永远心向共产党，故起名为《葵花集》。他请了老友朱耀西先生为之作序，并又作了《自序》，结语是：“虽余心情豁达，然已年迈，自觉应留些许飘零踪迹，斯世尚有同志复同病者，亦能知余之心耶？”其拳拳之心，眷眷之情，跃然纸上。因当时各方面条件还不允许，终未能如愿。上世纪80年代后，曾先后出版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的《何炯诗选》《何炯诗词选》两本诗词集，但分别只收录了诗词百余首，与浩浩万首诗作相比，仅仅是太仓一粟，只能慰一时之心。在辞世的前几年，他还戴着老花眼镜，趴在桌子上一遍一遍地整理诗稿，一字一句地誊抄诗作，为诗词结集出版执着地努力着，准备着和期盼着。然而遗憾的是，这株枝繁叶茂的“葵花”，在何老生前始终没有绽放开来，令人唏嘘不已。

何老虽驾鹤仙去了，但诗稿结集出版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何老的儿女们接过了接力棒。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何清濂教授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安排从武汉钢铁学院退休的老五何清东教授继续整理父亲的诗

稿。作为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清东也许并不擅长诗词，但凭借扎实的国学功底和何家后人孜孜不倦的韧劲，含辛茹苦，披阅五载，对诗稿进行了分年代整合，并作了大量注解和小序。可惜的是，后来清东也因病抱憾去世，诗集出版一事再次搁浅。

岁月无情催人老。转眼间何清濂教授也年届90高龄，而父亲的夙愿越来越成了他的心结，也成了他夫人楼月芳教授的执念。这对耄耋老人、革命伉俪和专家夫妇决意在自己身心康健之年，一定要实现父亲的这一遗愿。

也是机缘巧合，2018年深秋，从北京到上海工作不久的毛武兴博士上门拜访何教授，得知此事后，与上海江山商会姜芳会长等一拍即合，决定参与其中，玉成其事。此事也得到了当时在沪的江山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宁晖和江山中学校长夏飞华的呼应和支持。他们决定以上海江山商会、上海江山中学校校友会的名义，协助何家完成诗集的出版。恰好那段时间我写了几篇关于何老的文章，得到了何氏家族的认可，后由宁主任出面，委托我牵头做一些出版前的编辑整理工作。其实，古典诗词并不是我的特长，担此重任压力山大，但何老的传奇人生，何家的殷殷嘱托，加上何家老八何清沅先生与我有多年的交情，让我谊不敢辞，只得勉力为之。于是，在当年的深秋时节，我应邀与王石良老师专门赴沪，到何教授府上翻阅原稿，聆听嘱咐。回来后约夏介树等老师组成编辑小组，并建了一个“百年朗吟 诗意人生”的工作微信群，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整理编辑工作。尽管劳形苦心，但有机会全方位地沐浴何老的诗风词雨，感受何老那颗诗性律动的心，受教不浅，获益良多。我们整理编辑了一年，也被洗礼了一年，更被感动了一年。

我们拿出了《葵花集》的书样，并向何家充分征求意见。何清濂、楼月芳夫妇看到书样后甚感欣慰，马上号召全家老小认真阅读《葵花集》书稿。其实，他们家人以往都知道深受尊敬的父亲、爷爷、外公写了很多很多诗词，但却少有人悉心阅读过，更遑论细细品味领悟了。这次何老的

后代及其亲属中，许多人是抱着深切缅怀何老、进一步学习传承何老的家国情怀和不忘初心的“葵花”精神，而开始仔细阅读《葵花集》书稿并提出修改建议的。为了深入研习《葵花集》，完成对其书稿的新一轮勘误完善，他们后来还成立了一个“何家家校”工作小组，每周四定期召开线上切磋讨论会议。居住在东南西北、国内国外的家人们在“何家山”微信群中汇报校对对的进展动态，查漏补缺，探究难点，交流感悟，何老的长孙女何路博士担任主校，最后负责汇总订正书稿。这项工作，他们坚持进行了一年多时间。事后，他们还跟我反馈分享了别样的“读后感”：通过这一轮的诗词熏陶，仿佛追随他老人家作了一次世纪穿越，他的人生更加立体丰富，他的形象更加可敬可爱，他的诗性更显丰富透彻。有了这一段经历，我再一次被何家深厚的人文底蕴、强大的家族凝聚力深深地震撼了。

伴之，好事多磨；安之，深水无言。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接力传递，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这本诗稿得以整理完毕，除部分或原诗有些残缺，或内容过多重复、或提法容易误解作了少许删减外，何老一生的诗词悉数收入集中。与何家颇有渊源的江山籍著名作家江东林先生欣然作序，楼月芳教授的外甥女吴之璜女士热心联系出版事宜。最后，经西泠印社出版社的精心编辑，由江山鑫华印刷公司印制的这本厚重大气、如城如山的《葵花集》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胸中奔涌，所向无前”，“孤吟苦咏，直到今年”。2022年11月，凝结着何老一生心血和精神寄托的这株“葵花”，终于向着太阳、含着微笑、迎风绽放了。

是的，只要走的路是对的，就不怕路途遥远，就像何炯先生的传奇人生之路一样。2019年，何老的诗词厚厚的手写原稿，也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在时任江山档案馆馆长徐青的热情帮助下，诗稿作为江山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由江山档案馆永久收藏。

何清濂教授代表全家嘱托我，一定要在这里向关心帮助这本书出版的所有相关部门、各界人士和亲朋好友致以诚挚的谢意。感恩有你，因为这株“葵花”的馥郁芬芳，有你给予的缕缕温暖。

此世无悔向阳开，百年人生不寻常。我想，这朵“葵花”终于在中共建党百年大庆之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含苞怒放，作为老党员的老何也当含笑九泉了。最后，向何炯老先生致以最深切的缅怀，最崇高的敬意！